

陈崇北 寿晓松 梁晓秋 著

國  
傳  
統  
文  
化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威 慑 战 略

陈崇北 寿晓松 梁晓秋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书名题字：张 震

## 威 慑 战 略

陈崇北 寿晓松 梁晓秋 著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青龙桥 邮政编码:10009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7.375 印张 183 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21-158-4 / E · 131

定价: 4.50元

# 重视研究威慑战略思想

## ——代序

当今世界，“威慑战略”处在突出的地位，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核大国所重视和奉行。“威慑”之说虽已相应兴起，但总而言之尚欠系统和完整，至少在我国是如此，且多异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威慑理论与战略，探讨其历史的演变和现实地位、作用，实为军事学术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威慑”作为一种军事理论、战略思想，其核心的含义是：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上，以各种非战方式，慑服对方，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或以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战略利益。在我们军事学术界的一些同志中，往往视“威慑”之说为强权政治的武力讹诈、战争恫吓，而取排斥、否定的态度。这当然有其一定的理由。但是，应该说，仅此而论，并不完全，还没有看到“威慑”论的广宽内容和运用范围，还没有深入透视其“合理的内核”，还缺乏从发展的角度观察。

“威慑”之论，古已有之，在中国很早就运用。世界著名的《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等“全胜”思想；《管子》中“至善不战，其次一之（一战而定）”；《老子》的“善胜敌者不与”（不一定直接交兵）；以及在兵著中以“威”、“德”服人，以“智”、“谋”屈敌等等思想，都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反映了以“威慑”力量（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服人、屈敌、致胜。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威慑理论和战略思想是丰富的，在实际运用中也不乏在“威慑”下，使对方不战而收举国降服，或订“城

下之盟”的史例。在西方古代军事思想中，也有这种类似“威慑”的论说。这在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和16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可得到佐证，在拿破仑战争等战史中也有记载。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著名的“间接战略路线”，主张“以心理战和计谋而不是以武为主要因素”，在其论著中引用《孙子》的话，广征战例，说明“间接路线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美国小阿瑟·莱克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兵法”。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核武器时代战略”已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战略思想，提到空前的高度。尽管因国家的性质、战略目的的不同，使这一理论带有各自的政治印记和表述特点，但是其“抑战”、“遏战”，通过非战手段达到企求的战略利益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也可以说是共同的。因此，如何建立、强化“威慑力量”，如何使用、发挥之，以求取最佳效果，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战略家们重要的思想内容和研究重点。美、苏、英、法等国都有各自的“威慑观”。这是因为，在核时代，毁灭对方，所得几何；两败俱伤，亦非善策，实战价值的下降和威慑价值的提高顺理成章。况且，历史发展到今天，一国的强弱盛衰，已不能仅仅依靠军事竞争和战争来决定，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对于军力，对于国家的强弱盛衰，更具有决定的意义。世界形势发展就总体而言，军事对抗的尖锐程度趋向缓和，政治对话日渐兴起，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当然，军事对抗、竞争，战争的因素并未消失，不过，“相对和平”，“威慑的和平”确是客观的存在。人们通过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军事力量非实战的运用，给对方以警告、有限惩罚，以遏制军事冲突，避免战争或战争升级，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亦已屡见不鲜。

总之，威慑的思想与威慑战略，在世界的实际斗争中，作用范围和深刻之处，使人们惊诧和刮目相看。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威慑战略思想，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威慑方略。

本书三位年轻作者，是我的学术朋友，故我得以先览其书，而得益匪浅。他们以其研究之热忱，丰富的资料，缜密的分析，勤奋的钻研，勇敢的探索，公暇昼余，几度春秋，写成《威慑战略》专著。举凡“威慑”的概念和内容，其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以及对当代国际军事斗争和国防、军队建设的影响等等，均有详细述说。有些新颖之点，未必成熟和完善，但给人以启迪和思考。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从此有了一本这方面的系统论著，丰富了战略研究的理论园地。故乐意为文，以期引起军事战略研究者的兴趣和进一步的探讨。

谢 国 良

1989年2月

## 引　　言

即将成为过去的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遽烈变化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使人类空前觉醒，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80 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各国经济向一体化发展，文化大规模国际传播，东方世界竞相锐意改革，西方诸强纷纷调整战略……相继出现的一股股浪潮，席卷全球，影响深远。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然而，这个新时代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对抗更多地被对话所代替，缓和成为一种重要趋势，而且表现在以发展求安全正成为对抗的一种更高级的表现形式，军事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在一片缓和声中，人们看到，“热点”并没有消失殆尽，“达摩克里斯剑”仍在人类头上高悬，诸如“战略防御倡议”、“尤里卡”、“加速发展”、“科技立国”等“战略”与“计划”，接踵而来，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对世界的现实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永久和平的福音，抑或不过是群雄一决胜负的时间向后推迟的信号？如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促进和平与发展，人们纷纷追思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寻求新的历史条件下战略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以便正确把握自己的航向。

如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由此带来的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地球在迅速信息化的社会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小。面对困扰人类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人们日益

采用系统的、整体的和多维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反映到战略研究领域里，战略视野极大扩展了，战略层次更为丰富了，战略研究从密室中走到群众中来，战略理论模式呈现多元化，各种战略理论观点和流派应运而生。当今世界的战略问题，仅仅以某一种战略理论来解释已经远远不够了，而必须从多角度和多层次进行考察。对威慑战略的进一步研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一个客观要求。

威慑概念古已有之，其本意是以武力相威胁，使对手知难而退，不敢采取行动。从广义理解，威慑与“不战而胜”的思想相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威慑便带上了明显的“抑战”特征，并作为国家的国防战略率先在美国崛起。尽管一开始，威慑的理论与战略，仍印有强权政治的胎记，但随着国际军事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它的遏制战争的合理“内核”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和接受。威慑理论和战略今天已经不是某一国或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日益成为和平时期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军事理论和战略。不少国家结合本国的实际，在战略的制定和指导下，努力汲取其有益的成分。同时，世界威慑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战后四十多年来伴随世界总体和平局面的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国际军事问题。依笔者之管见，进行威慑战略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探讨当代国际战略和我国和平时期的国防战略问题。本书从探讨和平时期遏制战争的规律出发，对威慑战略思想的渊源和现代威慑理论与战略作初步的介绍、研究。希望我们的一些观点或思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上将为本书题写书名，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谢国良少将为本书作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1989年3月

## 目 录

代 序	重视研究威慑战略思想	( 1 )
引 言		( 1 )
第一章	威慑战略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	( 1 )
	孙 子 的 不 战 而 胜 论	( 2 )
	间 接 路 线 战 略	( 7 )
	西 方 列 强 的 “ 炮 舰 政 策 ”	( 12 )
	希 特 勒 的 威 慑 外 交	( 16 )
	崇 尚 武 力 征 服 的 时 代	( 19 )
第二章	威 慑 战 略 在 战 后 崛 起	( 22 )
	现 代 威 慑 战 略 思 想 进 入 白 宫	( 22 )
	苏 联 也 承 认 “ 威 慑 ” 吗 ?	( 27 )
	英 法 等 国 的 威 慑 战 略	( 33 )
第三章	新 的 战 争 观 和 战 略 观	( 39 )
	战 略 环 境 和 美 苏 战 争 观 的 新 变 化	( 39 )
	“ 战 争 是 政 治 的 继 续 ” 在 当 代 的 主 要 体 现	( 43 )
第四章	威 慑 原 理 面 面 观	( 49 )
	威 慑 的 概 念	( 49 )
	威 慑 的 要 素	( 51 )
	威 慑 的 机 制	( 53 )
	威 慑 的 层 次 性	( 55 )
	威 慑 的 攻 防 性 质	( 57 )
	威 慑 的 状 态	( 59 )
	威 慑 的 价 值 标 准	( 62 )
	威 慑 的 逻 辑 过 程	( 64 )

	威慑格局	( 68 )
<b>第五章</b>	<b>核威慑—威慑战略的后盾</b>	( 71 )
	“核冬天”理论	( 71 )
	核战略及其本质	( 74 )
	“第一次打击”—威慑之剑	( 79 )
	“确保相互摧毁”—威慑之盾	( 83 )
	“有限核选择”	( 87 )
	中等核国家的有限核威慑战略	( 92 )
<b>第六章</b>	<b>常规威慑—威慑战略的利剑</b>	(100)
	CDI 计划的提出	(100)
	有效威慑的双刃剑	(104)
	常规威慑向哪里去	(106)
<b>第七章</b>	<b>太空威慑—威慑战略的新高地</b>	(115)
	战略边疆的新扩展	(115)
	“先为不可胜”	(117)
	巧妙打击的盾牌	(122)
	宇宙争夺中的龟兔赛	(126)
<b>第八章</b>	<b>军事威慑力量的发展与控制</b>	(135)
	日臻完善的现代整体打击能力	(135)
	现代科技、经济与威慑战略	(138)
	殊途同归的“孪生兄弟”	(142)
<b>第九章</b>	<b>威慑下的战争和实战的威慑</b>	(147)
	威慑格局对战后战争形态的影响	(147)
	威慑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理论	(150)
	现代局部战争的威慑特征	(155)
	威慑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发展趋势	(161)
<b>第十章</b>	<b>威慑的和平与“和平”的威慑</b>	(167)
	和平的历史形态	(167)
	当代和平的一个重要特征	(173)

	“和平”的威慑方式	(176)
<b>第十一章</b>	<b>综合国力竞争—威慑战略的新境界</b>	<b>(184)</b>
	大系统观和战略环境的更新	(185)
	威慑的总体战略	(188)
	综合国力竞争与威慑	(193)
	富国强兵—决胜在 21 世纪	(200)
<b>第十二章</b>	<b>自卫威慑战略理论与实践的反思</b>	<b>(206)</b>
	历史的回溯	(207)
	战略性转变的再认识	(210)
	自卫威慑战略构思	(213)
	国防发展的出路何在	(217)

# 第一章 威慑战略思想演进 的历史轨迹

战略的真正奥妙，在于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威慑，作为一种不断发展、演变的战略思想，尽管有着比较复杂的内涵，但其基本点，则是追求自古以来战略家们的理想目标，即不战或以较低的代价而屈人之兵，赢得战争或对抗的胜利。（现代威慑的一般含义，是指在己方受到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使敌手相信其采取的某种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将超过可能得到的利益，从而放弃对抗的企图。）

这种思想向前追溯，它并不是 20 世纪的发明，其渊源由来已久。在西方，从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 16 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找到类似威慑的思想和史例。拿破仑战争后的一百年间，均势战略在欧洲盛行一时，这种战略是通过制约权力的方法，使有关各国感到战争无利可图而促成和平的实现。当各国通过派遣海军舰队、交换军事观察员、或缔结盟约等活动向对方“传递信号”或发出警告时，威慑也就寓意其中了。在我国古代，汉代张衡的《西京赋》里最早出现了“威慑”一词。其后，三国的曹植在《七启》中也有“威慑万乘，华夏称雄”的名句。然而在“威慑”字眼出现之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孙子及其以后的历代兵家著作中，也已不乏阐述威慑思想的精辟论述。

但是，与谋求战而胜之的实战战略理论相比，威慑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个由古至今的清晰而系统的历史线条。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还只是从属于实战战略思想的一股潜行的支流。而这股潜行的支流又是由许多更小的细流汇合起来的。伴随着战争的发展，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里，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来。人们今天去追踪威慑战略的历史发展轨迹时，如果从各支流的交汇点出发，沿着各个支流溯源而上，就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认识威慑理论与战略的历史源流。

## 孙子的“不战而胜”论

战争，从它来到世间的那一天起，就是血与火的怪物。即使是战争的胜利者，也不免为战争的浩劫所震慑。自古以来，如何既能达成战略目的又尽量减少自己的牺牲和战争的损失，始终是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及谋士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我国战国初期的著名思想家墨子提倡“非攻”，他认为，战争“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墨子·非攻》）。据墨子看来，战争的严重破坏性，置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残杀，尽管攻克了城郭，但其所得可能比丧失的还多，耗尽民利民用，虽获胜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他主张以“兼爱”取代战争，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

在墨子之后的孟子，也提出了类似的反对战争的思想。但是同墨子一样，他的观点，也不过是反映小生产者们政治经济利益的孱弱呼声。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必然要导致对抗和冲突，是无法以“兼爱”来调和的，因此，以兼爱代替战争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美好愿

望。

中国古代的兵圣——孙子，同墨子等人的思维方式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来探寻减少战争破坏性的蹊径。他以卓越的智慧，提出了在战略指导上解决战争得失矛盾的不朽思想。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他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按照孙子的观点，“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标志着我国古代威慑思想的初步形成。孙子“不战而胜”的思想所具有的威慑意义在于，主张通过战前的活动来“造势”，造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威慑态势，迫使对方慑于可能蒙受的重大损失而屈服，因而不敢诉诸战争，以此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把战略推向一个新境界。

在古代中国，关于“不战而胜”的思想不独孙子有之，不同时代的不少军事家、政治家，也都有类似的精辟思想。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有“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的思想，认为用兵最好的是不作战就能胜利，其次是打一仗就解决问题。

而楚庄王则认为，从武字的构造看，把兵戈止住，遏制战争，才是真正武功，即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这的确也不失为威慑思想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说法。

春秋时期的老子说过：“善胜敌者不与”，就是说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一定要和敌人正面对阵。

《武经七书》中的《六韬》写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坐；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意思是说，以智谋取胜而不需经过战斗，军队出师而完整无损，所以善于指导战争的人不等敌人出兵就迫其投降；善于消弭战患的人，能够防止战

争于未发之前；最高明的作战指导是不经过战争就将敌人消灭。因此在白刃战中取胜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将领。

明代的何良臣在其所著《阵纪》一书中也提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也就是说，能以威力、德行、智谋使敌人归附；没有伤亡就使敌人大批投降，并得到敌国的名将，这是最大的功劳。兵不血刃，不动用军队，就夺取敌人大片领土和人口，这就是最大的功劳。

明代的《投笔肤谈》一书也重申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张，认为最好的战略应当是“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即不使用进攻手段就迫使敌人交出城池；不经过围困就迫使敌人投降。总之，要“不多旅，不久师，不暴卒，不角力，”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达到“期于遏敌之锋，而非期于敌之尽”，就是说在敌进攻之前即制止、挫败敌之企图，而不要与敌死拼到最后才使敌屈服。

清太祖努尔哈赤也继承了孙子“不战而胜”的思想，据《清太祖武皇帝录》记载，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说：“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不劳已、不钝兵——为上。”“当征战之际，最上者，莫过于不损己兵，而能胜敌者也”。

以上说明，我国古代军事家是非常重视运用威慑战略思想的。他们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列于战略之首，视为战略中的“善之善者”，表明他们关于战争和战略的观点富于深遂的哲理。“全胜不斗”，“全国为上”，“善胜不与”这类思想，虽然含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有时在战争实践中，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得，但从它所蕴含的深远影响来看，不愧是我国古代战略理论遗产中的瑰宝。

我国古代“不战而胜”的威慑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的是尽量不用直接交战的方式而迫使敌人屈服，并不是不要一切战争。为达成这一目的，它突出强调“伐谋”和“伐

交”的原则。即通过运用智谋，运用政治外交手段而不仅仅是依靠武力来争取胜利。这样的战略不仅考虑到了武力的作用，而且更强调了综合力量的较量，因此有人称它为“至精至威，聪明睿智，神武不杀”的最高军事战略准则，有着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我国古代不战而胜的威慑思想，其内容相当丰富。一方面，它包括以“伐谋”、“伐交”制止对方发动战争的含意。另一方面还包括通过“伐谋”、“伐交”等武力以外的手段，夺取原先需要诉诸武力才能夺取的战略利益，即所谓“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这是我国古代威慑思想最富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包括达成攻防两种战略目的的高度统一。这种强调“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比一般军事战略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拿今天的战略划分来说，它属于大战略的层次。它提出了一种全胜的战略思想，要实现不交战而全胜，其基本点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赢得胜利，而欲达成这样的战略目的，只有通过威慑才能实现。

我国古代军事家在威慑战略运用上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春秋战国时期第一个登上霸主地位的齐国，实际上就是凭借威慑的运用而成就其霸业的。齐桓公争霸的过程，就是他运用“不战而胜”战略的过程。齐桓公采用的第一种威慑方式是“杀鸡儆猴”。齐桓公于公元前 68 年灭亡遂国后，就以遂国的先例，威慑鲁国和其他小诸侯国。使它们感到威胁在即，不得不与齐国结盟，尊奉齐国为盟主。

齐桓公采用的第二种威慑方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坐大。但是“尊君”思想的影响犹在，天子之旗仍有号召力，挟天子以令诸侯，无异于拉起大旗作虎皮，既可争取盟国，又可“以替天行道”为名，兴师问罪，威服诸侯。

会盟诸侯是齐桓公的第三种威慑方式。在当时，会盟是一种具有威慑意义的外交行动，盟主可以凭借会盟各路诸侯的力量，向对手施加压力，迫其就范。因此，这种方式被齐桓公屡屡采

用，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齐国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维持霸业数十载而不衰。

齐桓公通过威慑创立霸业的战略，为晋、吴、秦等国先后效尤。晋文公实行“取威图霸”的战略，战胜了实力强大的楚国，迫使诸侯纷纷膺服晋国，从而继齐桓公之后登上了霸主宝座。吴王夫差则采取“北威齐晋”的战略，与晋国争雄，在东南地区创业图霸。战国时期，七雄之间的合纵连横，更是诸侯间“伐谋”、“伐交”，纵横捭阖，谋取有利的战略形势，遏止对方进攻的范例。“山东六国”企图合纵抗秦，而秦国则采用“远交近攻”战略连横破纵，迫使“山东六国”争相割地，取悦于秦，而不敢协力合纵，西向攻秦。秦国正是由于灵活地运用了威慑与征服两种战略，终于兼并六国，一匡天下。

春秋战国是群雄并起，列国兼并的时代，也是“不战而胜”战略运用的辉煌时期。自秦以后，虞诩、曹操、诸葛亮、李靖等军事家，也先后以威慑为手段，创造了很多战争奇迹。但总的说来，各个朝代在战略上都还比较保守。尽管许多兵家仍继续重申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但在后来的历代帝王的战略选择中，“不战而胜”已日益受到冷遇。到了晚清以后，古老的封建帝国国力江河日下，衰败不堪，对外已无威慑能力可言，战且不能致胜，不战而胜更无从谈起。于是，威慑战略思想在近代中国战略理论和实践中几近于消声匿迹。时至今日，当我们谈及“威慑”时，仍有人视其为“舶来品”，殊不知威慑思想最早萌生于中国。